

A full-page illustration of a man with reddish-brown hair and a mustache, wearing a brown shirt, riding a dark horse through a forest. The horse is galloping, and the rider is looking back over his shoulder. The background shows tall trees and a cloudy sky.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are two red and white octagonal signs, one partially visible with the number '2' and the other with the number '1'.

〔美〕赞·格雷 著
乐金声 濡弋 译

丛林骑士

丛林骑士

〔美〕赞·格雷 著
乐金声 潘弋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群力

丛 林 骑 士

(美) 赞·格雷著

乐金声 濡 戈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6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定价：2.50元

ISBN7-5396-0021-7/I·22

目 录

第一章	拉西特	1
第二章	白杨村	14
第三章	琥珀泉	27
第四章	鬼门关	41
第五章	蒙面骑士	55
第六章	兜圈压惊牛	69
第七章	威瑟斯汀家的女儿	88
第八章	奇异的山谷	100
第九章	银杉树和山杨树	116
第十章	情愫	133
第十一章	忠实与背叛	150
第十二章	无形的手	170
第十三章	寂静与风暴	189
第十四章	西风	205
第十五章	丛林坡上的阴影	217
第十六章	黄金	240
第十七章	兰格尔赛马结束	253
第十八章	奥尔德林的丧钟	271
第十九章	法伊	290

第二十章	拉西特的打法	306
第二十一章	黑星和奈特	321
第二十二章	丛林骑士	343
第二十三章	平衡石的倒塌	352

第一章 拉西特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飞驰而来，闷抑的蹄声来到近处便消失了。白杨树下扬起的一层层黄土渐渐地向四周弥漫，笼罩在丛林的上空。

简·威瑟斯汀恍惚不安地凝视着下面一大片紫红色的山坡。一位骑士刚刚离开了她，正是他传递的消息使她陷于沉思和苦闷。等待她的将是那些教徒们对她的憎恨和责难，因为她亲近了一名异教徒。

她不知道白杨村最近遭遇的麻烦是否会牵连到她自己。她不由得叹了口气，想起了她的父亲。他曾在犹他州南部这个最偏僻的边界地区开拓了新居地，并留给了她。她拥有全部的土地，许多农舍，成了威瑟斯汀庄园的主人。她在那广袤的牧场里有数千头牛，丛林中有众多的骏马。那条琥珀泉也是属于她的。泉水给村庄带来了欢乐，带来了美景，也给那片荒芜的紫红色的高地带来了生机。白杨村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不能摆脱牵连。

那是在一八七一年，住在边界一带喜欢安宁的摩门教徒的生活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北边的格莱兹——石桥——斯特林村庄奋起反击异教徒的侵入和马贼的侵扰。他们之间曾相互对立，相互争斗。现在，白杨村已奋发自励，日益强大。

简祈祷着：她那宁静的日子、甜蜜的生活不要毁于一旦。她本想更多地造福于她的人民，想让他们永远过着恬静的田园般的生活。但是，当地的摩门教徒和异教徒之间的摩擦使她感到难过。她出身于摩门教徒的家庭，但她也是贫穷和不幸的异教徒的朋友。她只想继续行善，过着愉快的生活。她意识到那一大片牧场对她的重要意义。她热爱这儿的一切——白杨树林、旧石房、琥珀泉、成群的满身泥土的家马、野马和四肢健壮匀称的纯种马，还有成群的牧牛以及丛林中消瘦黝黑的骑士们。

她在那儿等呀，等呀，却忘了不祥之兆。懒洋洋的驴叫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使人愉快地想到沉寂的牧场庭院，露天的牲口栏和绿荫荫的苜蓿田野。她那炯炯的目光把透迤的紫红色丛林山坡看得更加分明。草原般的大地上，低矮的小山向西隆起。为数不多的雪松长得浓密，峭然挺拔，还有风蚀的红岩遥遥可见。再往远看，缓坡的山顶上耸立起一堵残壁，这一宏伟的纪念物隐隐呈深紫色，独特地、神奇般地向前伸延，曲折蜿蜒地往北边隐没。这儿往西边看去，色彩明朗，景色秀丽。向北看去，山坡下是轮廓模糊的峡谷，那儿突兀起一片高地，不是大山，而是隆起的一大片紫色高地，有肋状的扇形堵壁相隔，象个城堡顶似的悬崖，灰色的陡壁。夕阳的投影渐渐大片大片地笼罩在高地上。

急促的马蹄声使简·威瑟斯汀想起了眼下的难题。一伙骑士上了小道，下了马，放下缰绳。他们一共七个人，为首的叫塔尔，一个又黑又高的男人，是简所在教堂的教长。

“你得到我的通知吗？”他粗鲁地问道。

“得到了，”简回答他。

“我通知要温特斯骑士半小时内来到村庄，可他没来。”

“这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简说，“我没告诉他，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温特斯在哪儿？”

“我让他留在庭院。”

“喂，杰里，”塔尔转身朝他一伙人当中叫着，“你带领大家把温特斯那家伙带到这儿来，要是他不肯，你们就用绳子把他捆来。”

那些脚穿踢马刺、泥乎乎靴子的骑士们脚下叮当有声，乱哄哄地奔向白杨树林，消失在树荫之中。

“塔尔教长，你这是什么用意！”简问道。“如果你一定要捉拿温特斯，你也可以礼貌一点，等他离开我家也不迟嘛。你要是真的拿他，那将于是于伤害之中又加侮辱。你们指责他昨晚卷入村庄的枪击事件，这是荒唐的，因为当时他和我在一起。另外，他的枪支由我保管。你们竟还用这种事作借口，你们究竟想对温特斯怎么办？”

“我可以立即告诉你，”塔尔说，“但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袒护这个小人？”

“小人？”简叫着，显得很气愤，“他才不是小人呢。他是我见到的最好的骑士。我有充分理由支持他，而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塔尔教长，由于我对他的友谊，引起了我的人民对他的仇视，并且使他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这对我说来真是不小的耻辱。另外，他还救了小法伊的生命，我将永远对他感激不尽。”

“我听说，你很喜欢法伊·拉金，想收养她，但是，

简·威瑟斯汀，那孩子是个异教徒啊！”

“这我知道。但是，教长，我并不因为喜欢一个异教徒的孩子而对摩门教的爱有任何减少。法伊的母亲要是愿意，我就收养她。”

“我对此并不怎么反对。你能给那孩子传摩门教义，”塔尔说道，“但我讨厌见到那个温特斯在你周围，对他我是不会罢休的。你对这帮穷异教徒们如此珍爱，使我想到你可能会爱上了温特斯。”

塔尔说话的口气，带着一个摩门教徒的那种傲慢，因为他的权力不容置疑；带着一个男子汉那种强烈的感情，因为他的胸中燃起了妒火。

“也许我确实爱他，”简回答说。她感到恐惧和愤怒同时在噬着她的心。“我心里可从来没有那样想过。可怜的温特斯！他当然需要人爱他。”

“今天对温特斯来说是够受的了，除非你否认爱他。”塔尔狞笑着说。

塔尔的那伙人已经到了白杨树下，带了个年轻小伙子上了小道。这年轻人衣衫褴褛，象个无家可归的样子。但是，他昂首挺胸，宽阔的肩膀被反缚着，被捆的胳膊上肌肉露出一道道印痕。他蔑视的眼光直瞪着塔尔。

简·威瑟斯汀第一次意识到温特斯的精神所在。她不知道她会不会爱上这个出众的年轻人。接着，她便冷静下来，清醒地思考着面临温特斯的生死攸关的厄运。

“温特斯，你立即永远离开白杨村，走不走？”塔尔绷着脸说。

“为什么？”骑士反问。

“这是我的命令！”

温特斯鄙夷地大笑起来。

塔尔黑乎乎的脸颊上红了一阵。

“你要是不走，那就意味着你的末日到了，”他声色俱厉地说。

“末日？”温特斯吼叫着，“难道你们还没让我完蛋？你说‘末日’是什么意思？一年前，我是个骑士，有自己的马和牛，在白杨村很有名望。现在，我到村里来见见这位妇人，你却叫你的一伙人袭击我，追逐我。你们把我当个马贼在追捕。我一切都没有了——要有，命一条。”

“你肯不肯离开犹他州？”

“哼，我明白，”温特斯嘲笑着往下说，“一想到美丽的简·威瑟斯汀对一个穷异教徒表示友好，你就恼火。你自己想占有她的一切。你这个摩门教徒是想娶她为妻，还想拥用她的庄园、琥珀泉、七千头牛！”

塔尔气到咬牙切齿，脖子上青筋暴跳。

“我再说一遍，你走不走？”

“决不走！”

“那好，我一时三刻就鞭你，”塔尔厉声回答说，“我要把你扔到丛林里。你要是再回来，等着你的将是更加严厉的惩罚。”

温特斯气得紧绷着脸，古铜色的脸刹时变成了灰白。

简激动地向前走了一步。“啊，塔尔教长！”她哭了起来，“你不能这么做！”

塔尔用颤抖的手指着她说：

“你不用说了。你该懂得，你不该和这种人亲近，因为

那会冒犯你的主教的。简·威瑟斯汀，你的父亲留给了你大笔财产，还有权力。你忘乎所以，看不清摩门女人所处的地位。我们对你晓之以理，宽容了你，耐心地等待着你。我们已经让你自由自在，能允许一个摩门女人这么做，我还从没有见过。而你还执迷不悟。从现在起，你永远不许同温特斯亲近。我就要鞭他，他得离开犹他州！”

“啊，别抽打他！那是卑怯的举动！”简哀求着。她渐渐失去了勇气，也丧失了信心。

塔尔总想要挫败她的锐气。她逐渐意识到，她曾假装的那种锐气，事实上她根本没有。现在，塔尔突然板出另外一副面孔，不是作为一个怀着妒嫉心的求爱者，而是要显示他那神密的专制——他的教义的权力，而这一点，她从小就懂得了。

“温特斯，你是想在这儿挨鞭子，还是干脆到丛林里去？”塔尔问。他强作一笑，那笑颜是冷酷的，然而，他似乎也想在阴森冷酷之中闪出一束道义之光。

“我就呆在这儿——如果我一定要选择的话，”温特斯说，“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塔尔，你最好干脆杀了我吧，否则，那时你和你所祈祷的摩门教徒来说，将是痛痛快快的一顿鞭打了。你将使我成为第二个拉西特！”

塔尔一想到那至高无尚的责任，显得得意非凡，脸上露出奇妙的、严峻的神采。但是，在他身上显然隐藏着一种东西，一种不可告人的阴险的东西，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深不可测地在吞噬着一切。如同他的宗教狂热不可阻挡一样，他的无情的仇恨也不可抗拒。

“教长，我——我是不该那么说的，”简结结巴巴地说，

语气中流露出她对宗教，虔诚、长期的逆来顺受和谦恭，以及她极端的胆怯。“饶了他吧！”她轻声地说。

“你现在这么说已经晚了，”塔尔用尖声尖气的声音回答她。

面对这不可更改的厄运，简低下了头。她正在领悟眼前的现实。突然，她从压抑的心情中滋生了一种微微的力量，这力量在她的胸中渐渐增强。这股力量象一根钢条，驱赶了她身上的软弱，使她坚强起来。她感到心中萌生了一种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东西。她把目光再次转向丛林山坡，她爱着那紫红色的茫茫山野。当她悲痛时，它给她以力量；当她高兴时，它使她乐上加乐；当她处于绝望的时刻，她不由得喃喃自语：“自有人搭救我！”这话是一种祈祷，似乎立即有一勇士越过寂静的紫红色地区，越过红色的峭壁，越过蓝色的断裂地带，应声策马而来。这勇士既不笃信教义，又不叛经离道，面对她那无情的人们，举起驾驭一切的手。

塔尔一伙令人不安的行动突然停了下来。接着，他们窃窃私语，声音越来越大，有人终于尖叫了起来。

“你们看！”一人叫着，手朝西边指。

“一位骑士！”

简·威瑟斯汀扭转身，只见一位骑手隐现在西边的天际，从丛林中飞奔而出。他身披金色的阳光，从左边奔腾而来，直到靠近身边人们才把他看得分明。果然，这是她祈祷的应验！

“你认识他吗？你们有谁认识他吗？”塔尔慌慌张张地问周围的人。

他们一个个地打量着来人，又一个个地摇摇头。

“他远道而来，”有人说。

“这是一匹好马，”另一个说。

“一位陌生的骑士。”

瞧，他穿着皮短裤呢，”第四个补足一句。

塔尔挥了挥手，要大家安静下来。他向前跨了一步，正好用身子把温特斯遮起来。

那骑侠勒住缰绳，从侧面轻轻一跳，一只长长的脚儿便着了地。这动作很古怪，极其敏捷，下马时，动作丝毫不差正好面对着众人。

“你们瞧！”塔尔的一个同伙声音嘶哑地低声说。“他挎了两把黑短枪——里面——看不清楚——好家伙！”

“一个神枪手！”又一个低声说。“伙计们，手脚留心点。”

那陌生人漫不经心，走起路来完全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或者说是一个骑士习惯于冲杀急步并不习惯于步行。然而，这仍是一种不冒风险、谨慎从事的人的举动。

“喂，陌生人！”塔尔招呼着。这声招呼毫不表示什么欢迎，纯粹是出于好奇。

骑侠略略点点头，以示回答，那黑色阔边帽的宽边在他脸上留下一道阴影。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塔尔及其同伙，然后停住了他缓慢的步子，看上去是要松弛一下。

“晚上好，夫人，”他向简招呼说，一面以优雅的姿势脱下了帽子。

简向他致意，抬头端详他的面孔。她自然而然地信任这面孔，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这张面孔具有山区骑侠的共同特点——消瘦，阳光晒得红通通的，以及因多年的沉默隐居

所造成的刻板表情。但是，简所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那咄咄逼人的凝视、过度的疲劳，以及热切阴沉的目光中流露的深思，仿佛这个人永远在寻找他永远找不到的东西。就在这一瞬间，简凭借一个女人的敏感的直观，感到了一种凄凉，一种渴望，一种秘密。

“你是简·威瑟斯汀，夫人？”他问。

“是的，”她答道。

“这儿的泉水是你的？”

“正是。”

“我可以饮马吗？”

“当然可以。水槽在那儿。”

“但是，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人——”他犹豫了一下，眼光扫视了正在听他说话的人们。“你就可能不会让我饮马——尽管我自己不想讨水喝。”

“陌生人，不论你是谁都无关紧要。饮马去吧。你要是渴了饿了，上我家去吧。”

“谢谢，夫人。我不想接受了——只想为我那累坏了的马——”

得得的马蹄声打断了骑侠的讲话。塔尔那一伙人越来越骚动不安，扰乱了小小的人群，把犯人温特斯暴露在众人的面前。

“也许，我来打扰一会了——大概就一会儿，可以吗？”骑侠问道。

“可以，”简·威瑟斯汀回答，她的声音颤抖着。

她感到了骑侠目光的魅力；接着，又看他在打量被捆的温特斯，打量着逮他的人们及他们的头头。

“这一带地方，所有的马贼、小偷、凶手、带枪以及所有的无赖偏巧都是异教徒。夫人，这位年轻人属于上面讲的哪一类？”

“他什么也不是，他是一位好人。”

“夫人，你能确信吗？”

“是的——一点不假。”

“那末，他干了什么错事这样被捆了起来？”

这个既是对简·威瑟斯汀又是对塔尔的明白直率的质问，使不安的骚动平息下来，带来了片刻的沉默。

“问他吧，”简说话的声音高了起来。

骑侠从她身边挪动了脚步，动作和刚才一样缓慢。他一面走，一面掂量着前进的方向。事实上，他的动作把她完全引向了另一边，而他自己并没有靠近塔尔及其一伙，这是意味深长的。

“小伙子，说出来吧，”骑侠对温特斯说。

“我说啦，陌生人，你少管闲事，”塔尔开了腔，“你不要惹事生非，有人请你喝，请你吃，这是你在犹他州边界上别的村里得不到的。给你的马饮水，走你的路吧。”

“好说——好说，我不干预你们的事，”骑侠回答说。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对简说话时，显得温和、文雅，而第一次同塔尔说话就那么冷漠、尖刻。

“显然我刚才碰到了怪事一桩。七个摩门教徒，一个个带着枪，还有一个异教徒被绳子绑了起来。还有嘛，一个女人一口咬定他是好人！怪事，怪事，这难道不是怪事吗？”

“管他怪不怪，反正与你无关，”塔尔反驳他。

“我住的那地方，女人的话就是法律。我现在还是这么

看的。”

塔尔一听这话又惊愕又气愤。

“多事佬，我们这儿不是女人的法律——是摩门的法律……当心，不要越界。”

“你们什么摩门的法律，见鬼去吧！”

这有意的挑动标明骑侠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开始他的讲话还带着善意的兴趣，可现在是有意的恫吓了，这使塔尔及其同伙一反常态。那个头头气得直喘气，踉踉跄跄地朝后退了几步，他不能容忍对他顶礼膜拜的教义进行当众侮辱。牵马的杰里连手里的缰绳也掉到地上，目瞪口呆；其他人象木桩似的站在那儿，呆呆的，目不转睛，面面相觑。

“年轻人，现在你说出来吧。你做了什么事，被这样绑了起来！”

“这简直是暴行，”温特斯脱口而出，“我没干坏事，我只是亲近了这位妇人便得罪了这位摩门教长。”

“夫人，他说的是事实吗？”骑侠问简，而他那滴滴溜溜的警惕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默默无语的一伙人。

“可真实？这还用说，全是实话，”简回答说。

“好了，年轻人，在我看来，亲近这样的女人是你所不愿意的，然而也是不能不这么做的……他们将如何处置你？”

“他们要鞭打我，你知道，那会意味着什么——在犹他州！”

“我有数，”骑侠慢慢地回答他。

这时候，骑侠向摩门教徒投以严峻的目光，马匹无法控制的咀嚼发出了声响，简难以压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面色

苍白的温特斯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所有这一切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塔尔却突然大笑，打破了死一般的沉默。这样的一种强笑正好暴露了他那胆怯的心理。

“过来，伙计们！”他叫着。

简·威瑟斯汀再次把脸转向骑侠。

“陌生人，你难道救不了温特斯？”

“夫人，你要我从你自己的人手里救出温特斯吗？”

“要你？不是要你，而是求你！”

“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是在求谁。”

“啊，先生，我恳求你——救救他！”

“他们是摩门教徒，而我……”

“无论——无论花什么代价——救救他吧，因为我——我担心他！”

塔尔咆哮起来。“你这得了相思病的可怜虫，要什么花招？我们会有叫你想也没想过的法子来教训教训你……伙计们，我们走！”

“教徒们，让那个年轻人留下！”骑侠说。

这声音象一颗震弹，使塔尔停了下来。

“什么？”

“叫他留下。”

“谁来看管他？他是我的犯人！”塔尔吼叫着。“陌生人，我再次警告你——别在这儿惹事生非，你已经扰乱得够了。你给我走，否则——”

“听着……叫他留下。”

骑侠的声音很低，但那声音充满了自信，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怀疑。